



张亦辉 / 著

# 穿越经典

中国书籍文学馆

名家文序



所谓文本新解，对我而言，  
就是针对诸多古代经典的一次独自的遥远  
就像一阵悲风穿越中国古代的树林。

越之旅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中国书籍文学馆

名家文存

# 穿越经典

王平题



张亦辉 /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穿越经典 / 张亦辉著 . —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4.3

( 中国书籍文学馆 · 名家文存 )

ISBN 978-7-5068-3948-8

I . ①穿… II . ①张… III .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3 ) 第 306336 号

穿越经典

张亦辉 著



图书策划 武 斌 崔付建

责任编辑 刘 娜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 邮编: 100073 )

电 话 ( 010 ) 52257143 ( 总编室 ) ( 010 ) 52257153 ( 发行部 )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86 千字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3948-8

定 价 36.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自序：穿越经典

### 经 典

关于经典，卡尔维诺说过一些精辟而且有趣的话，其中就有这样两句：

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

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sup>①</sup>

前一句话，指出了经典作品的丰富复杂和深奥玄妙，用卡尔维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向读者所要说的一切东西的书。”<sup>②</sup> 具体可以或应该有两方面的理解：一是从人类的角度看，对一本经典而言，古人前人已读过无数遍并已有诸多发现，但并不妨碍今人后人重读时依然可以有新的发现；二是从个体角度看，自己已经读过多遍的

① 《为什么读经典》卡尔维诺著，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3页。

② 《为什么读经典》卡尔维诺著，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3页。

经典，后来读它时依然会产生新的感悟和惊喜。

对我来说，经典的新解，就是这样的双重意义上的重读与细读的过程：去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去悟到过去尚未悟到的。

后一句话当然也可以作两种考量。第一，经典作品总是表达一些共性和普遍性的东西，表达关于生命关于这个世界的本原的东西，所以，博尔赫斯曾经极而言之：所有之书其实是同一本书。这样的书注定与每个人有关，会让所有人感同身受，恍然间觉得似曾相识；第二，是贾宝玉见林黛玉时的那种感觉，涉及一些魔幻的心灵感应一样的东西，就像去年燕子，仿佛前生今世，一个人与一本书之间常常会有这样的熟稔与缘分，尤其是一部国学经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典就是具有魔力和神性的书。只要我们敞开自由的心灵，这样的魔力和神性就会莅临。

这句话，关涉的是我在重新解读国学经典时应该或可能发现的东西：那些整体意义上的情感共性与精神原型，以及内部与细部的魔力与神性。

## 穿 越

所谓文本新解，对我而言，就是针对诸多古代经典的一次独自的遥远的纵深的穿越之旅，就像一阵悲风穿越中国古代的树林。

我记得阐释学家伽达默尔曾经说过，“经典是没有时间性的”<sup>①</sup>，也就是说，经典的特征或存在方式就是对时间的超越。所以，我的穿越首先是针对时间维度的，我将用当代的眼光去考量古代的经典，用自己的耳朵去倾听古代的经典，即打通古今。我认同江弱水先生的观点：“传统的活力来自不断的再解释，这是一种拂拭与擦亮的行为，它将使疏离的传统与当代重新发生关系，从而激发出活性并生成新的意义。”<sup>②</sup>

① 《中西文化研究十论》张隆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1页。

② 《古典诗的现代性》江弱水，三联书店，2010年，第2页。

我的穿越也是针对空间维度的，我将用一些西方的理论与实践作为参照物对中国古典遗产加以比对与考察，即打通中外。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里说过一句卓有洞见的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sup>①</sup>，而《诗经》里则早就有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西文化之间并非截然的对立关系，不是简单的他者，当然也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两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性相近，习相远）。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在艺术观念、意象、主题和表现方式或风格上均存在着对应、交汇甚至重合的地方，而且在诸多根本问题上存在相互激发相互照亮的可能性。

我的穿越还是针对不同的学科范畴的，我将打通文史哲，打通诗歌、小说与电影等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樊篱和隔阂，互证义理，契合端绪，融会并且贯通，交响以求丰赡。

为了打通古今、中西以及不同的学科分野，我的穿越既有分析、比照以观其异，我的穿越也有综合、会通以见其同。“别异观同，挈长度短，进达其所未至，增益其所不能”<sup>②</sup>，这其实是一个相互碰撞、启发和融通的过程。有了这样的互证创通，可以使那些古代经典焕发出崭新而耀眼的光芒，从而更加彰显其原创性与独特处，以期“比勘增其意义，参会更有价值”<sup>③</sup>。

这次穿越必将逸出传统的学术规范，越过所谓的科研标准，或者说，我想探索和尝试学术随笔化的某种可能性。

总体而言，我的穿越将会侧重于文学的尤其是语言表达和叙述的维度，这与我多年来的兴趣有关，与我的小说创作实践有关，当然，也与经典阐释中一直以来对语言表达这个维度的相对忽视有关。

而本次穿越的轴心或归宿，就是在经典新解的基础上，在对经典文本的语言表达的研究基础上，最终汇聚并建构起一个完整的汉语文学写作的

① 《谈艺录》钱钟书，中华书局，1984年，第1页。

② 《古典重温——徐梵澄随笔》徐梵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页。

③ 《古典重温——徐梵澄随笔》徐梵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页。

叙述谱系！

毫无疑问，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是我的穿越指南，是我的北斗七星，我坚信，钱先生这部解读经典的巨著本身必将成为甚至已经成为经典（而且差不多是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唯一的经典）；而近来与张文江先生的一系列经典研究成果（如《古典学术讲要》）的邂逅相遇，让我觉得在穿越的途中自己并不孤独，他那篇别出心裁的简短妙文《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桃花源记〉阐释》<sup>①</sup>，真正做到了发别人之未发，见他者之未见，为我树立了穿越的榜样；另外，张隆溪先生的跨文化研究尤其是他那本优秀的阐释学专著《道与逻各斯》，也给我的穿越经典之旅提供了参照与启发。

我的穿越路线如下：从源头《诗经》开始，然后到微言大义的《论语》，再到极致的《庄子》，接下来是浩瀚的《史记》，最后抵达的是陶渊明那片简朴而深邃的沉默之境<sup>②</sup>。

2013年1月5日于万家花城。漫天大雪正下得紧。

① 《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张文江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4页。

② 写完书稿后读到木心先生的《文学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发现自己关于文学的诸多想法，与木心颇有契合处。木心在谈陶渊明时的一段话，倒好像是对我为什么选择穿越这五大经典作出了很好的解释，特摘录如下：“什么是陶潜的现代意义？汉赋，华丽的体裁，现在没有了。豪放如唐诗，现在也用不上了。凄清委婉的宋词，太伤情，小家气的，现在也不必了。要从中国古典文学汲取营养，借力借光，我认为尚有三个：诸子经典的诡辩和雄辩，今天可用。史家述事的笔力和气量，今天可用（包括《世说新语》）。诗经、乐府、陶诗的遣词造句，今天可用！”这段话主要涉及的有现代意义的经典，差不多就是《诗经》《论语》《庄子》《史记》与陶潜等，不可谓不巧合也。

## 序：中华人文精神图谱与文学叙述谱系的构建

李惊涛

张亦辉先生新近出版专著《穿越经典》，嘱我写序，令我惶恐而又温暖。惶恐在于我的序文纯属忝列，温暖在于让我有了表达对著者了解、对著作理解的机会。有关我对著者了解的叙写，对于读者阅读本书应该是有益的；而对这部专著体系与价值的理解，则是我就教于大方之家的珍稀机会。

按照叙事的时间轴，先从 1984 年说起，也许是必要和明智的。那年的夏末或秋初，有个 20 岁的年轻人，提着轻便的行李，从杭州大学启程，登上了开往中国东部一座沿海城市的火车，到那里的一所高校任教。行李轻便，是因为梦想沉重；或者说，年轻人用相伴终生、如影随形的梦想，加重了那座海滨城市在文坛上的分量。因为他的小说创作，文学界对那座中等城市的评价远超中等；《作家》《小说界》《北京文学》《世界文学》等杂志，都知道先锋作家张亦辉先生，即本书著者，就生活、工作在江苏省的连云港市。那样的影响，持续了十几年，直到张亦辉先生调回阔别的故



土——自古繁华的浙江省杭州市，进入浙江工商大学执教。38岁的张亦辉先生重游西子湖畔，业已不再年轻；但在10年之前，他的辞别依然成为连云港市文坛的失重事件，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许多作家和诗人伤心欲绝，有人当场号啕大哭；以至5年以后，有人甚至辞官不做，追随张亦辉先生来到钱塘江边，在浙江工商大学附近安了家，见证了本书著者精神上的巨大吸引力量。

说起来匪夷所思，28年前，张亦辉先生获得的学士学位，是物理学；之后不久，读取的硕士学位是管理学；高级职称定位的学科，是经济学。而他现在执教的学科与专业，却既非物理学，亦非管理学或经济学，而是文学，是小说，是写作，是人文经典。为什么会是这样？跨度的确令人惊讶，但却昭示出张亦辉先生人生追求的定力和清晰的方向感。他2005年出版的专著《叙述之道》，透露出答案的蛛丝马迹：“生命中有过多年的小说创作经历，始终倡导先锋文学的《作家》杂志曾让我体验到写作的成功大约是怎么一回事。”<sup>①</sup>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事实上，张亦辉先生的社会影响，正是缘于其先锋小说的创作成就。在江苏省，他与毕飞宇、韩东、朱文等作家齐名；在《作家》杂志，他的小说不仅被推为头条，还刊发过“个人小辑”——同期登载两个短篇小说《牛皮带》《上楼或者下楼》，并配作家创作谈，从而奠定了他在先锋作家行列中的位置。

以小说为梦想，以梦想为天马，既打造了张亦辉先生在中国东部那座沿海城市的传奇色彩，也铸就了他在这个意义不断被消解的时代中令人费解的价值取向：对金钱和地位的漫不经心甚至无动于衷，对于文学及叙述艺术近乎古怪的激情与挚爱。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上，拥有类似执拗个性的人，不是没有，不是很多：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卡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也是。张亦辉先生，显然行走在他们这一脉人当中：“对我而言，文学既是梦想又是宿命，给过我狂喜也给过我绝望，但不管怎样，我

<sup>①</sup> 《叙述之道》张亦辉，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扉页。

依然认为文学永远是让拘束纠结的内心完全敞开的最好方式或途径。在这个喧哗与骚动的世界上，我始终觉得只有文学才能让人真正体味到生命的充实和宁静，在这样的宁静里，你方可听见灵魂的声音。”<sup>①</sup>

写到这里，想必读者能够理解我为什么以压倒谨慎的大胆，在本书开卷之前，先行介绍著者的相关信息了。不错，从我的角度理解，本书首先是一位先锋作家与国学经典的对话，其次才是一位人文学者在对经典的阐释。尽管对于张亦辉先生而言，他早已将作家与学者复合为一体，成为了“作家型学者”。不过在我看来，经典固在，在图书馆的书架或书房的书橱里，在互联网的电子文库中，安静地等待着；它们是人类先哲的精神，是期待对话的灵魂，而不是静候解剖的标本。作家观照经典，能够在“生发学”机理上，与创造经典的前贤拥有更多的思想契合与情感共振；而学者看待经典，通常会先行构建视角，再用放大镜甚至显微镜，按照理论体系自身的方法，上三下四，左五右六，寻找与其观点相洽的关目，然后或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最终写出一摞批评学意义上的自说自话——尽管也自洽和不无道理。这样的区别，对于厘清“作家型学者”复合体中先“作家”而后“学者”的顺序，意味是深长的。

时间被标注为 21 世纪的今天，张亦辉先生淡出江苏省连云港市文坛，已经 10 年。在钱塘江畔执教期间，他先后出版了文学论著《小说研究》、中短篇小说集《布朗运动》和理论专著《叙述之道》，基本完成了一个先锋作家有关创作实践与理论思考的“互文”，将小说创作与叙述之道、作家作品与思潮现象的探索，系统地展示给了读者。《人民文学》新近推出的张亦辉先生的长篇散文《叙述》，更是见证了本书著者对于叙述艺术的深切感悟与思考。然则一个以汉语为主要武库进行小说创作的先锋作家，转身以学者眼光打量中华人文经典时，会有怎样的气象，就有理由成为人们的期待。特别是张亦辉先生在中国东部那座沿海城市结识的朋友们，期待尤甚。张

<sup>①</sup> 《布朗运动》张亦辉，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 年 12 月第 1 版，扉页。

亦辉先生知道这样的期待，一如他知道对于熙来攘往的世界，经典同样期待激活，渴望重生。他没有辜负这份期待，用了5年时间，遴选了部分华文经典，进行了“创造性阅读”：“那些整体意义上的情感共性与精神原型，以及内部与细部的魔力与神性”（著者语），不仅被他发现，而且获得了深入、系统的阐释。《穿越经典》凡五章十九节，拜读之后，令我忆起厄普代克对于博尔赫斯的评价：“他的小说具有论辩的紧密质地；他的批评论文则有虚构作品的悬念和强度。”<sup>①</sup> 我的感受则是：张亦辉先生的小说为汉语写作创造了“一种难得的‘阅读—省察’性”<sup>②</sup>；他的理论著述则体现了“作家型学者”在审美精神领域充分的理性自由。

有关本书著者的信息，只是拙文补缀的维度之一。而书中涉及的经典，即呈现给读者的为什么是《诗经》《论语》《庄子》《史记》与陶潜诗文，的确令人思量。以我的浅见，上述经典文本，几近勾勒出1500多年前中华人文精神的一个图谱。研究华文经典，儒道当为首推，故《论语》《庄子》以两极入围，乃是应有之义。南怀瑾先生曾谓儒为“粮店”、道为“药店”，虽为调侃，或许从某个角度道出了孔子与庄子哲学的分野。但无论入世出世，其世相最终都要通过历史中人来谱写，故本书又将《史记》纳入观照范畴。而华人精神序列所衍射的丰富图景，修齐治平、仁恕孝悌，抑或养生主、逍遥游并不能够穷尽；至少，用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说法，还有一个“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问题。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六经”之中，《诗经》居焉；有诗，而后可以“诗意地栖居”。因此，本书从《诗经》介入，便疏浚了华人精神世界的源头，亦即探赜到了灵魂的家园。说到这里，我想起英国作家爱·摩·福斯特试图给小说下定义时的一个有趣的比方，大意是小说是两座山峰之间的一片沼泽。福斯特比方的缺陷我们姑且不

① 厄普代克：《作为图书馆员的作家》，见《博尔赫斯文集·诗歌随笔卷》，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11月第1版，第285页。

② 李惊涛：《张亦辉与先锋小说》，见《作为文学表象的爱与生》，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84页。

论，他所说的“两座峰峦连绵但并不陡峭的山脉”，即指的是“诗”与“历史”<sup>①</sup>。张亦辉先生同样是小说家。在他的视野里，诗与历史，正如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儒、道一样，想必也同样处于两极。因此，将《诗经》与《史记》一并辑入本书，也就顺理成章、不难理解。作为绾结该书的典型个案，张亦辉先生选取了陶潜诗文，大约缘于此人儒道咸宜、亦官亦民、但却真正体现了“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境界。这样，本书中涉猎的经典文本，就中华人文精神图谱而言，虽非巨细无遗，却也择其概要，算得上是撷英咀华了。

当然，描绘出中华人文精神图谱的全息影像，殊为不易；如果在更大尺度的时空坐标中扫描，读者或许觉得本书似有遗珠之憾。在这里，我说，对于中华人文精神图谱的大致勾勒，实际上是我对本书所涉经典文本的粗浅认知，并非张亦辉先生著述初衷。特别是，张亦辉先生以陶潜诗文绾结全文，还有更为重要而又隐秘的意图，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述及。而本书的治学方法——“穿越”，张亦辉先生倒是有意为之，从而构成了本书与众不同的特质。

“穿越”的涵义和语境，读者不难在张亦辉先生的“自序”中廓清；本书中对经典文本以什么方式和作了哪些“穿越”，开卷即可察知，拙文不便饶舌。张亦辉先生之所以能够在螺旋时空和不同学科之间从容穿越，可以从诗歌、散文、小说、电影等不同的体裁之间自由进出，并且在古今中西的诸多经典作品里信步往返，这样的“穿越”，推想起来，当与他跨越物理学、管理学、经济学和文学等多种学科，进而形成了复合性知识结构不无关系。这是其一。其二，能够如此“穿越”，可以认为本书具备了一定的方法论色彩。实际上，春秋以降至于秦汉，中国的文、史、哲并无明显分野：一部《论语》，哲学、文学、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等多种学科，几乎都可以从中追根溯源。按门类、学科和专业对人类早期的知识集成分门别类，

<sup>①</sup> 《小说面面观》（英）爱·摩·福斯特，花城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第4页。

是工业文明带来的“科学思维”的产物。因此必须承认，从混沌到有序，并非事物本身主动按门类与学科作了自我区分，而是人们在认知过程中受“科学思维”影响生成的错觉。由此看来，张亦辉先生对华文经典所作的“穿越”，上穷碧落下黄泉，众里寻他千百度，以作家的创造性思维为主导学理机制，其渠道融通诸多领域，其方法贯通各种学科，突破了理论体系之间的壁垒，无疑是一种富有活力的研究方法。而假如学科之间壁垒森严，角度与方法鸡犬之声不闻，经典中那些貌似无关、实则神秘存在的联系，即张亦辉先生所说的“那些整体意义上的情感共性与精神原型，以及内部与细部的魔力与神性”，便有可能被切割、肢解、腌制、风干，审美客体只能失去耦合状态下的整体鲜活性。法无定法，张亦辉先生的方法，浑然而又灵活，庶几可以抵达真谛的最大临界值。

既然我们知道混沌是事物的自在状态，既然我们不难承认张亦辉先生的研究方法新颖有益，那么，现在，也许是面对本书发现的时候了。作为全书压卷的《无弦之琴》，无疑格外值得关注。张亦辉先生在充分阐释了陶氏文学叙述的“缄默诗学”的“忘言、不言、互文”等要义之后，腾出笔墨，写了一段“尾声或高潮”的文字。正是这段文字，道出了这部专著选择《诗经》《论语》《庄子》《史记》和陶潜诗文入书的初衷或曰最终意图：借助上述人文经典，著者发现并建构起了“文学叙述谱系”——文学写作的“极大值→中间值→极小值”表达序列！这是全书最为核心理念，亦可以理解为张亦辉先生以此书打造的汉语写作“叙述之道”。读者读罢“尾声或高潮”后蓦然回首，会发现此道在全书中“一以贯之”，即从庄子的“极限表达”到陶潜的“缄默诗学”，足可系统整合、梳理诸多表达范式，诸如微言大义、寓言述道、春秋笔法、互文见义、言此意彼、异位移植、细节制胜、心理还原、形象说事、话语现场、虚词连缀、复沓、累叠、比、赋、兴……，均可以像梁山泊英雄一样，顺利地在叙述谱系中一一排定座次。在这样的基础上，张亦辉先生让我们信服了为什么《诗经》是汉语修辞的

发轫、《论语》是微言大义的富矿、庄子是极限表达的至尊、司马迁是中国文学的叙述之父、陶潜是沉默诗学的达人。

当然，本书的发现星罗棋布，文字行云流水，论述纵横捭阖，剖析游刃有余，引证左右逢源，真正体现了“作家型学者”著述的风采。任何文字，都应“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这篇序文也不例外。在文末句号出现之前，我想告诉读者的是，当年在张亦辉先生钱行宴会上情不自禁、号啕大哭的人，是作家李建军先生；后来追随张亦辉先生来到钱塘江畔，并在浙江工商大学附近安家的人，是我。张亦辉先生曾说，我们的友情不受时空的磨损。因此，李建军先生无需为当年洒泪而赧颜，我却为自己延宕了五年才辞官不做而羞愧。

谨以为序。

2013年1月7日于钱塘江畔云水苑

（本序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计量学院人文社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 目 录

### 第一辑 《诗经》新义

- 002 诗与空间
- 013 诗与时间
- 026 诗与修辞
- 049 诗与原型
- 071 兴之所至

### 第二辑 《论语》新义

- 082 微言大义
- 108 疑难章句
- 123 有诗为证

第三辑  
《庄子》新义

132 道出常道

157 世外高手

168 庄子之踵

第四辑  
《史记》新义

176 先说刺客

191 新鞋硌脚

203 细节制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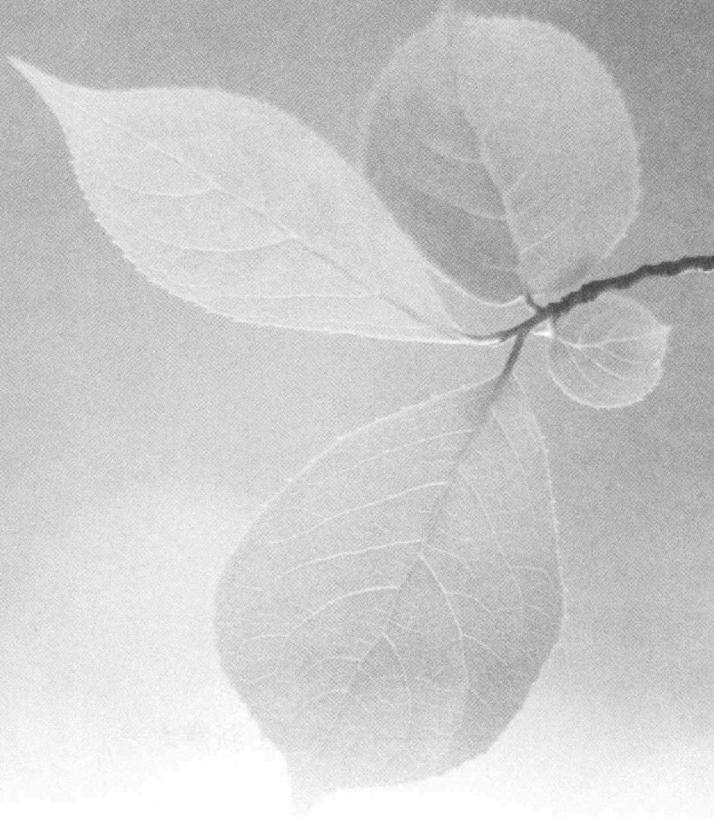
214 笔法如神

第五辑  
《陶潜》新义

234 亦儒亦道

255 无弦之琴





—第一辑—

《诗经》新义